



警惕的眼睛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警惕的眼睛

盐城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：董福章
插图：赵升仁
金建华

警惕的眼睛

盐城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

1976年6月第1版

197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5,000册

书号 10100·170 每册 0.27元

目 录

团结的种子.....	曹文轩 (1)
翠生生的杉苗.....	野 苍 (23)
种瓜记.....	王寿洪 (39)
淘井.....	秦南文 (57)
新花朵.....	马加鞭 (70)
碧绿的秧田.....	周 刚 (84)
警惕的眼睛.....	辛 新 (97)
城里来的小姑娘.....	辛 华 (110)
小拖拉机手.....	王 健 (125)
双黄蛋.....	乐粉贵 (139)

团结的种子

曹文轩

明天，青龙镇逢集。爷爷早跟金根和玉花兄妹俩说好，让他们把饲养场那头山羊牵去赶集哩。

这是许家巷生产队一头怪脾气的山羊，个头就象粗壮的小犍牛；犄角仿佛锋利的尖刀；蹄爪犹如小铁锤，走起路来，敲打着地皮，滴笃滴笃响；雪白的胡须，好似擦地板的大拖把。它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甩胡子瞪眼睛，歪着脖子顶着那两把锋利的“尖刀”，旋风也似的朝前冲过来！

爷爷跟金根说：“这倔羊，早晚总要出乱子。眼下正是大忙，我走不开，你们牵去把它卖给公社收购站算了。”

金根和玉花听了，心里挺高兴。因为这回赶集不是去玩儿，是给队里办事情哪！

这会儿，金根望着站不住、坐不安的小妹妹，指着她的鼻尖说：“明天要留神点儿，可不能让山羊撒野性又闯祸啊。”

玉花羊角辫一甩：“它敢不听话，打断它的

角!”

金根挺有把握地说：“才不会哩。只要有，陆家桥一定肯换。”

玉花说：“对了。去年春天，我们还把手扶拖拉机‘秃秃秃’，开去帮他们耕地，我们两个队才好哩。”

金根也知道这件事。队里去年开去帮陆家桥春耕的拖拉机，出了一点毛病，陆家桥的富农分子陆小狗放谣言，说“许家巷是为了夺红旗，搞明支援、暗拖腿的把戏……”，那天晚上，两个队联合批斗陆小狗这种破坏团结的行为。爷爷因为会场在陆家桥，有十多里路远，没有让金根和玉花去。金根直到现在都生着爷爷的气哩。

金根说：“去年斗陆小狗，爷爷说天黑路远，今天换豆种，爷爷又说天热路远，不让我去。要不，我帮着扛扛豆种，早回来了。……”

正说着，玉花推了推金根的肩膀：“看，那不是爷爷回来啦。”

真的，爷爷真的回来了，肩膀上扛着沉重的布袋，吃力地走着。

玉花拉起哥哥的手，燕子似地飞向爷爷。

金根气早消啦，看爷爷满头是汗，抢着要把口袋接过来。爷爷连忙摇手：“不行不行，要把口袋摔破了，蹦掉了几个，爷爷可心疼哩。”

玉花笑道：“一袋黄豆种，蹦掉几颗算啥。”

爷爷拍拍她的头说：“鬼丫头，你知道什么，这是高产豆种，陆家桥去年一棵就打了二斤二两。你蹦掉一颗，就是蹦掉二斤二两啊。我们今年种一块，明年种一片，产量就要大步往上跳。……这是一颗颗金豆子啊！”爷爷说着，用大手摸了摸口袋，满脸流露出甜滋滋的笑容。



院子里，山羊咩咩地叫着。玉花想起赶集的事，摇着爷爷的膀子问：“快说，明天我和哥哥还去卖羊吗？”

爷爷笑着说：“快到队房里去，先帮爷爷办件事，赶集的事，爷爷还要和你们好好商量呐。”

保管员小杨叔叔掏出钥匙开了队房的门。

来到队房里，爷爷轻轻地把口袋放在地上，拿出一块小木牌，用衣角擦了擦，对金根说：“帮爷爷写

几个字吧。”

玉花端着红漆瓶，金根拿着笔，按照爷爷的吩咐，在木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上八个字：

“稳两千”大豆试验田

爷爷把木牌靠着窗口，让风早些把字吹干，明早好插在田头上。

三个人又帮着拾掇了一会，爷爷才领着金根和玉花回到家里。

爷爷望着拴在梧桐树上的山羊换了新绳子，觉得小孙儿做事细心，心里挺满意，便叮嘱说：“孩子，你们明天赶集给队里卖山羊，可不能贪大价钱，要把山羊卖给收购站，支援国家建设啊。”

金根听了，明白爷爷的心意，坚决地点了点头。

玉花似懂非懂地眨了眨眼睛。

爷爷望望门外，明净的月亮已跳上蓝色的天幕，连忙催促说：“天不早了，快吃了晚饭睡觉吧，明早公鸡一叫，兄妹俩就要上路啦。”

下半夜，金根和玉花正睡得甜美，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：咚！咚咚！咚咚咚！一声比一声紧，响得震耳朵，把兄妹俩惊醒了。

“是谁呀？”爷爷问。

“快开门哪！”是保管员小杨叔叔的声音。

“出什么事啦？”爷爷坐起身问，赶紧下床打开院门。

小杨叔叔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在场上站岗，看到队房屋后有个黑影儿一闪，追也没追着。”

“啊！”爷爷褂子一披，“到队房看看。”拔上鞋子，“吃通吃通”地奔向队房。

金根和玉花一听，一个鲢鱼打挺，跟着蹦下床，奔出院门，奔到队房里。

爷爷皱着眉头，在队房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没有发现问题。

玉花人矮眼尖，拿过木牌说：“爷爷，这木牌上的漆字，怎么变模糊啦？”

金根一看，肯定地说：“这漆字被人擦过啦。”

爷爷说：“木牌放在那吹风，后来关了窗，怎会被擦过了？谁来过啦？”

小杨叔叔说：“没人来过呀。”跑过来和爷爷仔细一查，发现窗子被撬开过了。

队房里的几盏电灯全亮了。小杨叔叔把背脊晃晃都看了一遍。嘴里不住声嘀咕：“奇怪，奇怪……”

爷爷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小杨叔叔说：“真奇怪，没有少什么东西。”

爷爷说：“木牌上的字糊了，窗又被撬过了，明摆着是有人进来过。他没有偷东西……”忽然爷爷看

看装豆种的袋子，上前松开袋口一看，奇怪的事又来了：高产豆种“稳两千”，怎不是又圆又大，又黄又饱，却小得象牛虱子呢？

金根连忙问：“爷爷，你到陆家桥换豆子，没看到‘稳两千’的豆种吗？”

爷爷告诉金根：他到陆家桥以后，说了来意，生产队长陆大伯连忙打发保管员到队房里称种，同时陪他走到田埂边，介绍豆种的特点，播种、施肥的方法……，扯了好半天。他告别了陆大伯，来到队房里，豆种已经称好，他看也没看，扛起豆种就回来了。

玉花眨着眼睛问：“会不会是保管员叔叔称错了呢？”

爷爷摇摇头：“不会，保管员叔叔办事很细心，替外队办事更认真，不会闹出这样大的差错。”

金根指着被撬过的窗子说：“高产豆种准是被人偷走啦！小杨叔叔不是看到黑影儿一闪吗？”

爷爷拍着金根的头：“对，你和爷爷想到一块去啦。”

玉花歪着脖子问：“偷豆子的人，为什么不连这袋子扛走，要拿这小得象牛虱子的豆子来换呢？”

爷爷想了一会：“孩子，就怕这不是平平常常的偷偷拿拿，偷换豆种的人，还有更大的阴谋啊！”

小杨叔叔气愤地说：“挑起我们对陆家桥的不

满，破坏两个队的团结。”

玉花有些不相信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金根插上来，满有理由地说：“去年我们队开拖拉机在陆家桥耕地，不是就有人无风起浪，要过破坏团结的花招吗？”

爷爷摆摆手说：“先别说了。我到陆家桥去把事情查查清楚，你们到青龙镇去赶集，也多留点心吧。”

现在夜天短，他们说着话，公鸡叫了。爷爷和队长商量以后，急急忙忙赶往陆家桥去了。

天快亮了。晨风拂拂，宽阔的大路旁，高大的白杨，扇动着碧绿的叶子。金根玉花甩着鞭儿，赶着山羊，一溜烟奔向青龙镇。

青龙镇离陆家桥和许家巷都有十多里，三个地方象个“品”字形。它和许家巷还隔着一条宽阔的蟒河。因为离得比较远，许家巷和陆家桥的人，很少到那儿去赶集。这次因为急着要把这头倔羊卖掉，还要给办点别的事情，爷爷才让金根和玉花把羊赶到那儿去的。没一会，兄妹俩赶着山羊来到了蟒河渡口。

渡船停在对岸，摆渡的叔叔回家吃早饭了，对岸过河的人在等着。这边堤岸上站着一个人：头戴一顶缺了边的破草帽，遮住半截脸；上身赤膊，褂子搭在肩上；下身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，一条裤管卷到膝盖

上，一条裤管盖在脚面上。金根一边等船，一边仔细打量着这人。这人的左眼球上蒙了一层白膜，就象个泥螺壳。他见金根注视他，以为孩子没有见过他这种眼睛，感到好奇，不但不见怪，反而笑着问：“你们要过河吗？”

金根反问道：“你也要过河吗？”

“泥螺壳”白着左眼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赶集卖山羊，对吧？”

“哼。”金根算是作了回答。

山羊忽然“咩咩咩”地叫唤起来，猛地向旁边一纵。原来它见到了堤岸边有一片鲜嫩的露水草。玉花连忙放长圈在手里的绳子，让它去啃青草。这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，可是泥螺壳却露出了惊慌的神色，脸皮涨得象被太阳曝晒过的紫茄子。他喊道：“小姑娘，别把羊放过去。”

金根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神和脸色，心里觉得奇怪：怕露水草羊子吃了要泻肚吗？羊子不象兔子，挺喜欢吃带露水的草，吃了也不会泻肚的呀。

泥螺壳又叫了：“牵住它，牵住它！”

“怎的，这草羊不能吃吗？”金根瞪圆了眼睛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泥螺壳支支吾吾。

金根想：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从玉花手里拿过绳子头，赶着山羊在草地上跑起来。泥螺壳更慌了：“别

——别把我的东西踩坏了。”

金根和玉花收紧羊绳，山羊停住了脚步。他俩一看，草丛里有一只装得鼓鼓的布袋。

泥螺壳取下褂子，一把提起布袋，扛上肩膀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我怕山羊把袋子里的东西踏坏啦！”

“你怎把东西藏在这里？”金根问。

“哼，哼……”泥螺壳嘴里象堵了一团棉花。好半天，才眨巴着眼睛说，“这袋子里的东西不能晒太阳，放在草丛里遮着点好。”说着把抓在手里的褂子，也盖到了布袋上。

金根追问道：“什么东西呀，不能见太阳？”

泥螺壳狡猾地说：“这个——队长和我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别让太阳晒……”一篇谎话还没有编完，却见到对面的渡船离岸了。他灵机一动，咋呼起来：“喂——过河噢——”边叫边向河岸边走去，抬起右手招着，把和金根谈的话题搁下了。

金根紧闭着嘴巴，望着滚滚的河水，心里激起一层层浪花：渡船离这么远，咋呼它也听不见，不咋呼它也是要过来的。……这人鬼鬼祟祟，神情慌张，布袋里装的是什么呢？……

“过河吧！”摆渡的人把船撑靠岸，等客快下完了，招呼岸上的人说。

泥螺壳急忙跳上船头。

金根赶着羊跟着跳上船头，装作没站好，一手捺着布袋，稳住身子。

“金根，把羊牵到哪去呀？”一个过河的熟人问。

“赶集卖掉它。”金根答。

“嗨，从许家巷赶到青龙镇，那么远，不会等两天到……”那熟人说。

“这羊倔，早卖早好呀。”玉花插嘴说。

正说着，摆渡的拔起竹篙，准备开船了。这时泥螺壳突然一矮身子，对着河堤使劲一蹬，把小船蹬得远离了渡口。他自己扛着布袋却跳到了岸上。

“不过河啦？”金根和玉花大声问。

泥螺壳狡猾地叫起来：“糟啦，我把钱包丢啦。”低着头一路往回找去。

金根心里更加怀疑：这家伙为什么不敢跟我们一起渡河呢？

渡船到了对岸。玉花牵着山羊要奔青龙镇，金根拦住说：“玉花，先到守渡棚里歇歇脚，等那人过来吧。”

玉花鼓着嘴巴：“天不早了，等他干什么？又不认识他！”

金根没理玉花，把山羊牵到守渡棚里，对玉花说：“妹妹，你看这人……？”

玉花不等哥哥说完，拦住说：“有点儿鬼头鬼脑的！”

“有点儿！够吗？”这回是金根歪着脖子问。

“不够？”玉花觉得哥哥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。她一拉羊绳，准备走了，“嗯，他过他的河，我们走我们的路，少和他噜苏不好吗？”

金根拦着单纯幼稚的小妹妹，提醒她说：“他有什么东西见不得太阳，要藏在草丛里呢？爷爷不是要我们‘多留点心’吗？”

玉花眨眨眼睛想了想问道：“哥哥，你是怀疑这人偷换了我们队里的豆种吗？”

金根说：“刚才我摸过那只布袋，很可疑。袋子里的东西圆溜溜，硬梆梆，个头和‘稳两千’差不多，这人又是从我们队里这个方向来的。……”

玉花提出疑问：“这人又不是我们队里的，怎知道爷爷换回良种豆呢？”

金根说：“也许他在路上碰到过爷爷哩。也许他听别人说的哩。也许……”停了一下，又说，“也许那袋子里不是豆子。不过，我们要想法子弄清楚。”

河这边，金根和玉花在商量；河那边，泥螺壳正咧着嘴巴洋洋得意：哼！这两个小家伙，原来是许家巷生产队的。怪不得那男孩儿老盯着口袋哩。我要不是脑子灵活，上了船赶忙又跳下来，跟他们一齐过了

河，说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哩。最好稳妥些，等他们走远了，我再过河去。我非不让这几十斤“稳两千”长在你许家巷田里。我卖给吃户，让人吃下肚子去开花结果。看你们两个队相互支援，团结学大寨，再开批斗会批斗我吧。

泥螺壳就是陆家桥的富农分子陆小狗。去年因为在拖拉机问题上，无风起浪，破坏团结，两个队联合批斗了他。他恨陆家桥，恨许家巷，这两个队越是搞得热火，他越是怀恨在心，恨不能使两个队变成对头冤家，打个头破血流，生产一季不如一季，他才称心。他那泥螺壳的眼睛，寻找着一切机会，妄想插进一“杠子”，挑起两个队的不和。金根爷爷换豆种的事，正好给他知道了。他趁黑夜溜出村子，偷偷跑到许家巷。场头边有个大草垛，猪子拱了一个洞，他一头钻了进去，等到站岗的小杨去吃晚餐，他就溜到队房撬开后窗，偷换了豆种，不想被小杨发觉，追了一阵。他不敢走大路，天色大亮才绕到渡口。渡船刚到对岸，摆渡的人回家吃早饭了。他便把口袋藏在河边草丛里。

青龙镇有个投机倒把分子跟陆小狗有来往。陆小狗知道，这种好豆子到了他的手里，准能卖到大价钱，这不是一枪打两只鸟吗？捞几个钱是小意思，重要的是，豆种一换，许家巷和陆家桥就会互相猜疑了。我